

真正的青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真正的青春

公用图书·列入移交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姜学亮

真正的青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零一工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 9¹/₄·字数 200,000

1979年2月第一版(北京)

1979年2月第一次印刷

真正的青春

黄金恩 揭衍珍 吴素先 红医文

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
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
人，永远谦虚的人！

—雷 锋

一九六九年三月的一个早晨，闽中的大地，春意盎然。福州部队某团卫生队卫生员、新针组长陈大新，随同医疗小分队，迎着朝阳，行进在福州市郊的田野上。那军用药箱上的红“十”字，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艳红，象磁铁一样把人们吸引住了。

不久，四面八方的病人，络绎不绝地来到小分队的驻地……

一天午饭后，一阵“急诊、急诊……”的呼喊声由远而近。陈大新冲出门外。只见一辆三轮车送来一位抱着病儿的老汉，陈大新赶紧接过小孩，抱进急诊室，和战友共同进行会诊。

这病人，头颅肿大，眼神昏暗，生命危在旦夕。

老汉从衣兜里掏出病历，叙述了病情。原来，这病儿名叫信其，患的是脑积水病，老人走了几家医院，都认为

无法治愈。

深夜，陈大新失眠了。他反复自问：“脑积水果真治不了吗？”他干脆打开床头的收音机，恰巧，传来了女广播员向台湾同胞广播我国医学新成就的声音：“……我国医务人员深入实际，坚持实践，努力挖掘祖国的医学宝库，用小小的银针，治愈了许许多多的疑难病症。盲人重见了光明、哑巴说话了、瘫痪病人也站起来了……”。

听着听着，陈大新的眼眶红了，枕巾湿了，不禁想道：是啊！解放二十年来，祖国的医疗卫生面貌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不都是靠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科学家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吗？

收音机传出了激越高昂的《东方红》乐曲。天，亮了！

陈大新，这位一九六五年刚入伍的卫生员，决心攻克脑积水。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党支部非常支持他，立即指派几个同志跟他并肩战斗。

脑颅为什么积水？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是研究医治脑积水的主要问题。国内外的医学工作者和专家，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人用西医开颅排水，有人则用中西医服药通过小便把水排出，结果都不能根治。

怎么办？陈大新变得沉默了，两道剑眉拉直了一条线。他吃饭时在想，走路时在想，睡觉时也在想，一闭上眼睛，“大头”就在他的眼前晃动。他苦苦地思索着，造成脑积水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一天深夜，陈大新正在灯下查找资料。突然，狂风大作，暴雨滂沱。雨后，屋子里显得格外闷热。陈大新一走出门，就听到了哗哗的水声。他循声走去。原来方才那阵暴雨太猛，十几股山洪卷着泥块、石头冲入水库。水库的

排水道被堵塞了，水位陡然上涨。陈大新看着，想着：“对，脑颅就好比一座水库，造成水位上涨和脑颅积水的原因是一样的，无非是排水道堵塞和来水过多。以往不能根治，主要是没有同时解决管道堵塞和来水过多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或者是解决排水一个方面，没有解决来水的另一方面。”他一拍大腿，拔脚就往宿舍跑去。这时，东方已经发白了。

他跟大家谈了自己受到的启示，并且提出一个方案：“我准备用新针疗法刺激大脑皮层，调节功能，改善脑积液循环，同时辅以利尿，排除积水，你们看行不行？”

“行，行啊！”战友们赞同地说。

经过反复考虑，认真研究，陈大新的方案被通过了。战斗开始了。

陈大新从几百个穴位中找出五十多个穴位，再从中选出“哑门”、“风池”、“大椎”等十几个刺激大脑皮层最有效的穴位。

这些穴位，有些属于针灸的“禁区”。

“哑门”是治疗脑积水的重要穴位，但也是比较危险的“禁区”。领导曾一再嘱咐陈大新不要在自己身上练扎哑门。可陈大新说：“要攀高峰，就要不怕荆棘刺身。”

一个夜晚，月光透进门窗。陈大新坐在镜子旁，心情很不平静。他要自己的“哑门”穴试针了。他沉了沉气，把针轻轻地扎进了哑门。进半寸，腹胀感增强；进一寸，酸胀感往头部迅速扩散；进一寸半，整个脑袋阵阵发胀。但大新知道，这还不是理想的针感。如果继续刺下去，对大新来说，危险的程度他是最清楚不过的。是进？还是不进？他眼前又晃动起许多“大头”，晃动起小信其那痛苦的

病容……他捏紧了银针，毅然决然地向深处刺去。两寸、两寸半……突然，象一股强烈的电流通过全身。这是多么理想的针感哪！镜子里顿时出现了大新由于兴奋而发红的笑脸。

“禁区”闯过来了。陈大新开始给小信其扎针了。针了几天，果真有效。小信其的尿量增加了一倍，眼球开始转动了。半个月后，头颅开始缩小了。陈大新心里象喝了蜜一样甜。

谁晓得，二十天后，意外情况出现了：小信其体温升高，头颅也有发肿的现象。怎么办？新的情况给陈大新提出了新的问题。

毛主席说：“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份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份，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那么这个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大新想：为什么人们提水，两只手要经常替换？是因为一只手提的时间长了，就会感到受不了。那么，某些穴位长期受到刺激，会不会从兴奋转化为抑制，影响疗效呢？这不就是新过程的发生吗？于是，他把针刺穴位编两组交替使用，同时配合抗菌素治疗。果然，治疗的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两个月以后，小信其的头围缩小了几厘米，不久，痊愈出院了。

这初步的胜利鼓舞着他 and 战友们。他们接诊了来自全国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患儿，治疗过一个又一个脑积水患儿：北京的张云有，福州的施忠，新疆的吐格阿依，湖南的陈卫国，辽宁的宋力……

二

陈大新，一个普通的卫生员，当初连“脑积水”这种病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今天，他竟为我国用新针疗法治愈脑积水闯出了一条新路。这奇迹是怎样出现的呢？

事情还得从头谈起。

陈大新当卫生员不久，就遇到这样一件事：

一天上午，卫生队抢救一位危重病人，军医、医助通通上阵。可就在这时，来了一个肚子疼的战士。陈大新看到那个战士苍白的脸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忙拿起银针给这位战士扎针。可不知怎的，他的心忽地好象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蹦蹦乱跳，手直发抖，刚刚下针，那个战士就叫了一声：“哟！这么痛呀！”

这件事，对陈大新感触极深。

当晚，他睁了一夜眼睛，指导员的一席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党组织为什么调你当卫生员，这是革命的需要。别看银针轻，担子可重啊！要努力学习，尽快地掌握为人民服务的硬本领！”

鸡啼了，天亮了，陈大新的心亮堂了：工人做工要出产品，农民种地要生产粮食，卫生战士为人民服务，要有真本领，才能救死扶伤，多做贡献！

一九六六年初，组织上让陈大新到省军区举办的卫训队学习。

这次集训，科目繁多，什么“人体解剖生理学”、“药品知识”、“一般常见病的预防”等等。这对刚当卫生员的陈大新来说，是迫切需要的，他恨不得把这些科目捏成汤团，一口吞下。可是，文化程度低，基础差，象两条无形的绳索，

把他捆住了。要飞，需要花多大的气力啊！

陈大新就象雏鹰练翅那样苦用功。上课时，认真听，使劲记；课外，反复看，死劲背。但是，旧课还没补上，新课又压上来，直压得他一头埋在课本里。

后来，他渐渐懂得学习和生产、练兵一样，光凭硬拼不行，要有计划，要摸规律，要打主动仗。他知道，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有时为了理解一个问题，他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几次跑到附近医院去见习，把发病的起因，发病的过程，用过什么药，有过哪些变化等等，摸得一清二楚。

结业考试时，他获得了五个一百分。同学们纷纷向他祝贺，他却说：“光得考卷上的一百分不行，实践中也要一百分，这才是真正的过硬。”他用了更大的力气，把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一点一滴落实。

针刺“副哑门穴”，是在颈椎与颈椎之间进行的。稍不注意，或是病人在强刺激下反应跳动时，很容易发生危险。因此，针这个穴位时，除分毫不差地进行操作以外，还要求针灸医生能在病人强烈刺激下反应跳动之前，迅速地将针拔出。为了掌握这一个穴位的针灸手法，银针不知在陈大新身上试扎过多少次。他通过亲身的针感，觉得针灸这一穴位，掌握好“落空感”和“反跳感”很重要。

有一天，陈大新路过炊事班，看到炊事员正在切南瓜，使他受到启发：南瓜肉和瓢的结合部，同头颅和脑室的结合部不是很相似吗？能不能用来体会落空感呢？

他立即抱了一个南瓜，来到针灸室。一试，当针刺到瓜肉和瓜瓢的结合部时，果然有落空感。陈大新高兴极了。

从此，人们经常看到陈大新抱着一个大南瓜练针。

陈大新还抓来蛤蟆，在鼓囊的蛤蟆肚上练“反跳感”，用棉团练捻针，真是想尽了“千方”，用尽了“百计”。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捻针的手指上磨起了血泡，长起了厚茧，练就了一手高超的针灸技术。他给病人扎针时，病人还没有感觉，他已经进针了；偶尔遇到血管，他手里的针又不动了；病人因受强烈刺激将要反跳起来时，他已经拔出针了。难怪人们称赞他用针如神。

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在陈大新攀登医学高峰的道路上设下了重重障碍。什么钻研业务是“白专”啦，是“路线不正”啦，顶顶吓人的帽子满天飞。

但陈大新在日记中写道：“我为革命学业务，是红专还是白专，我心中有数。”

熔炉炼矿，百炼成钢。原来只有初中一年文化水平的陈大新，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又红又专的金光大道，经过长期的努力，结合工作实践，自学了古代的《针灸大成》、现代的《新针疗法》、外国的《神经学》、国内的《神经内科学》等几十部医学书籍，联系实际写下和摘录了三十多万字的有关学习札记。他拜访了许多专家、教授、名医、“土医”，整理了三百多个民间单方、验方，还写了一篇治疗脑积水的体会文章，总结了一份治疗脑积水的“针刺疗法”。

三

陈大新为革命钻研医疗技术，就象勤劳的蜜蜂一样，毫无保留地将采来的蜜浆，一点一滴地献给人民。

他常说：“人民战士要时刻想着人民，卫生战士要时刻把病人的安危挂在心上。”

这是他发自肺腑的语言，行动的准则。

福州市卫生防疫站消毒工黄美仙患瘫痪病，卧床两年多，头不能抬，身不能翻，久治不愈，肉体上、精神上都很痛苦。

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一天，黄美仙的姐姐听说解放军的医疗技术好，跑到卫生队来求医。

陈大新听了病情的叙述，阶级的友爱、强烈的革命责任感，激励着他送医上门，决心用银针让阶级姐妹重返工作岗位。

开始，病人对新针疗法有顾虑。陈大新便一面向她介绍针刺治好瘫痪的病例，增强她战胜疾病的信心；一面在自己身上，一针一针地扎给她看，解除思想顾虑。

南方的夏天，天气格外闷热。陈大新给黄美仙扎针，顾不得擦一擦自己脸上的汗水，却拿起扇子，一边轻轻地扇风，一边亲切地询问病人的感觉。病人的父亲黄银官，每次看到这般情景，总是感动得老泪纵横，逢人便说：“我虽然没有见过白求恩、雷锋，但陈医生却是我亲眼看到的白求恩、雷锋啊！”

后来，部队移防，卫生队驻在一座旧庙里，离黄美仙家三十多里。为了给这位阶级姐妹彻底治好病，在党支部的支持下，陈大新把黄美仙接到部队驻地附近，安置在一位贫农老大娘的家里。陈大新天天蹚过一条小河，去给她治疗。

经过整整八个月的精心治疗，终于使这位已准备了后事的病人，重新回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岗位。

一九七〇年初，在全军技术革新展览期间，他被邀请参加解放军总医院的新医门诊。

一次，他接诊了北京四季青公社田村大队一个脑积水患儿张云有。治疗几天，有了明显的疗效。但接连两天，这个孩子没来看病。陈大新心里一直悬念着，十分焦急。

这天上午，他下班后，为了不影响下午的工作，拿了两个馒头，就骑自行车去找患儿。

北京的二月，春寒料峭。他冒着风雪边走边问，找到了患儿的家。

原来，小孩发烧，病情反复，家长对治疗失去了信心。披着一身雪花，脸和手冻得通红的陈大新，突然出现在门前，使患儿的一家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陈大新详细地询问、察看了病情，一边认真给患儿扎针，一边亲切地鼓励家长继续治疗。

看完病，小云有的奶奶端来热茶，叫陈大新暖和暖和，等风雪小了再走。可陈大新说：“还有病人等着呢，改天再来！”说完，茶没沾口，便转身骑上自行车，消失在漫天的风雪之中……

打那以后，陈大新每天都利用休息时间，来给患儿扎针。治疗时，小云有又哭又蹬，尿湿了他的衣服。孩子的妈妈过意不去，陈大新却笑呵呵地掏出五颜六色的水果糖，塞在小云有的手里，哄着孩子，继续扎针。经过四十九天的战斗，小云有的脑积水治愈了，完全恢复了健康。

陈大新自从走上卫生战线，工作从来不计时间。病人再多，没诊治完，他不下班，不吃饭。记得在福州徐家村时，有段时间，每天有几百名病人到陈大新所在的卫生队看病。为了方便病人，交通部门特地增加了四班从福州市区开往部队驻地的公共汽车。当时，负责新针治疗小组工作的陈大新，总是没日没夜地忘我工作。

有一天，他从早上一直忙到下午两点多，连续八个多小时没吃没喝，突然一阵头晕，昏了过去。可是，当他醒来后，看了看周围等着治疗的群众，又振作精神，拿起了银针。

有的病人过意不去，说：“陈医生，你歇一会儿吧！”陈大新回答说：“最后一班车快开了，你们还等着回去哩！”

群众听了这贴心的话语，称赞说：“陈医生一心为病人，从不顾自己。”

一九七〇年冬，陈大新调到某医院治疗脑积水以后，工作更忙了，休息时间更少了。

那时，全国各地送来的患儿逐日增多，他经常一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如果遇上抢救病人，常常是从清晨战斗到夜晚，从深夜战斗到黎明。

一天夜里，一个脑积水患儿因脑压过高，引起心跳微弱，呼吸停止，医护人员全力进行抢救。那时，陈大新已经两天没休息了，仍然不顾自己疲劳，迅速地给患儿进行脑室穿刺，使患儿的呼吸逐渐恢复，转危为安。

可是，由于过度劳累，陈大新双手发抖，汗流满面，低血糖病发作了。

医护人员劝他去休息，他却转身走进值班室，喝了杯水，又回到急救室，一直观察守护患儿到天明。同志们说：“大新为了病人，真是豁出命来干啊！”

陈大新正象鲁迅所说的那样：“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他平日工作十分繁忙，对病人却是体贴入微。

有一次，从新疆来了维吾尔族病人吐格阿依。他想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亲自给病人买羊肉、牛奶，另外安

排饭菜。病人的家长激动地说：“祖国处处有亲人啊！”

有的病人住院时间长了，钱、粮一时接济不上，陈大新就先给他们垫上。他当干部六年多，除给家里少量的补贴外，几乎把全部的节余都帮助了病人。

四

一九七二年秋天，陈大新被党组织选送到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学习。

万万没有想到，入校的第二年，陈大新的右眼患了“睑板腺癌”。

这意外的消息，强烈地震动着许多人的心田。人们想起，陈大新平时浑身是劲，白天要给患儿扎针、写病历、作病程记录；晚上又要巡病房、读书、写笔记……他象一架满弦的钟表，整天不知疲倦地工作着。领导上曾经作了“特别决议”，给他规定了休息时间，可他总是说：“我又不是纸糊的，垮不了，没有事！”这样一位无坚不摧的铁打硬汉，人民的好医生，怎么能患癌症呢？

人们想起，陈大新为治疗一位从北京来的视神经萎缩的病人，曾躲在屋子里，面对着镜子，用八根长长的银针，在自己的两只眼睛四周试扎，他苍白的脸上，洒满了豆大的汗粒。同志们看他进针到二寸，急了：“大新，你这样干，不要命了？”陈大新却笑了笑，深情地回答：“命，是党给的。为人民负责，就是献出了生命，也是值得啊！”那时，他经常眼皮红肿，眼珠布满血丝，可他整天把帽檐拉得很低，不让人家发现。现在患这种病，是不是和这有关……

在医院，在部队，多少同志在沉痛地想：陈大新能够经受这场打击吗？他还能回来参加战斗吗？

癌症，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好比是“死亡”的代名词。陈大新身为军医，对癌症的严重性当然十分清楚。然而，在死亡威胁的面前，他盘算的是什么呢？

他在日记中写道：“不要在思想上解除武装。要和它斗，争取更多的时间，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他怀着这样的坚强信念，住在学校的附属医院里，心情沉静，态度安详。但是，当他听到病人的呻吟时，却唤起了对脑积水患儿的深切怀念。他从提兜里拿出一封封从全国各地寄来的求医信件，想着一个个还在等待治疗的“大头”病儿，泪水簌簌地流下来。

一种战士的责任感使他迫切地希望赶快回到战斗岗位去！

党组织想方设法抢救这位年轻有为的军医。为严防癌细胞转移扩散，对陈大新的手术是连续进行的。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到二月十一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进行了右下睑板腺摘除、植皮、右侧腮腺淋巴结摘除和右颈部淋巴结清扫四次手术，平均一个星期左右进行一次。几乎分不出新刀口和旧刀口，这样的手术是罕见的。对一个病人来说，这是一场多么严峻的考验啊！

就说右颈部淋巴结清扫手术吧，整整进行了八个小时，刀口长达一尺多。手术后，陈大新感到刀口剧痛，头晕呕吐，痛苦是难以忍受的。但是，他没有皱眉，没有呻吟，以惊人的革命毅力，与癌症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这天深夜，病友们都熟睡了。他躺在床上，一口浓痰塞住了咽喉。往常，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医护人员帮助吸痰。陈大新却悄悄地背着医务人员，吃力地爬起来，两只手支撑着身体，一点一点地往床沿挪动。他动一下，伤口

就疼一下。他两脚刚刚着地，伸手想去拿吸痰器，眼前就冒着金星，全身不停地打哆嗦，差点摔倒。他用了全身力气，一只手抓住床架，一只手拿着吸痰管，一只脚踩着吸痰器的开头，自己进行吸痰。同病房的一位病友被惊醒，看到这动人的情景，叫了一声：“大新！你……”陈大新笑了笑，摇摇手，示意他不要惊动医务人员。

在手术的第二天，他就坚持下床锻炼。手术的第六天，刀口还没有拆线，他就悄悄地跑回学校听课。刀口一愈合，他就缠着医生，要求出院。他恳切地说：“医生同志，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生命是属于党的。我就是病好了，拼命地干一辈子，也报答不完党和毛主席对自己的恩情，何况现在我的日子不能用天计算……我要抓紧分分秒秒的时间，为党做点事，我不能再躺在医院里了。”

医生理解陈大新的心情，同意了他的请求，开了一张“加强营养，注意休息”的出院证，建议学校让他回家好好休养一个时期。

可是，他回到学校后，为了把疾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不仅没有回家，反而加倍地学习、工作。中午，他忙着补习功课；深夜，他在灯下整理笔记；节假日，他不上街、访友，而是找教师、同学一起探讨脑积水问题，或者参加学校的义务劳动。尽管领导和同志们百般劝阻，他也不肯休息。

不久，他母亲患了急病，家里连连打来“病危”的电报，他只好回家看看。

当陈大新踏进家门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安葬了母亲之后，他又忍着悲痛，瞒着自己的病情，继续为乡亲们治病。